杜陵漫筆

四

贈容陽

貶目反復詳見八字之中有無限譏切包含底意思反不如明言是非而置諸下考方伯為京外上官待之不以禮見凌之恥苟留之辱一之已甚寧容再誤夫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莫非滄浪自取其誰怨尤身遊於羿彀之中而不知事發於何時冥鴻一脫於矰繳弋人何慕若組紱去身則方伯蟻視蟻觀歸臥故山身世閒適向来榮辱已釜蹄比之折腰於鄉里之兒而撞頭於矮屋之下不翅若黃鵠之於壤虫也

送鄭侖知

量田事目中境內都監官一人必擇前啣中員重望者差出而各面監官使都監官相議差出而如有厭避者則論以全家徙邊　朝家為慮令日之人心而定法深嚴矣儒林依事目薦望許都事銘當初固料厭苦規避而不可以私義廢却差帖成送之時手書以勉矣過數日後許都事送子呈單而再三開喻終不題單矣其後許都事入來邑底而適值吾重患傷寒不得接見於卧內而病中作書曰慇候雖重枕席之中衆差十數監官而歸家調理未為不可雖欲徑

遠有妨於他人任使數次行公之後觀勢善處之意
反覆開示而不告去就卽日乃旋豈但吾之罷軟不
職亦可見紀綱之解弛也當依事目報使之外更無
他道理而仰體利川丈抗語中先志姑為趦趄抵書
可興曰許都事可知事理之輕重而莫念地主再送
勤懇之書三致勸勉之意而不動一髮他人必將效
尤終無奉行之人非不念世誼之不可忘窮道之易
致憾而事至此境雖使易地而處之必不免報使之
境終失兩家之歡心豈非彼此之不幸善辭勸起之
意及之而其答書曰吾亦以數次行公之後以病遍

改則公私兩便而有辭於他人之意作書而終不回聽末如之何云云以此見之終無行公之意可知莫重田政拘於一私人之恐或抵罪終始掩護玩愒以度則是法令不伸而未免以私蔑公之歸許都事之才智未知果合於一境都監官而儒林鄉廳依事目薦望則吾何以逆言其為人之不可使之改薦以佛多士共公之論而設令其人誠不勝此任未試之前若有官家改差之言則名士必曰吾儕以一邑之屬望者薦呈而為沮於官家之行私捨而不用可堪之人何處得來必以此為尤當初雖欲周旋其可得乎

國家尊重則新法之下許都事雖親往田間執尺行量義不敢辭而都監官不過總察事務別無勤勞之事取怨之端而邑底私室不過數三日留滯見遠此而厭苦視官令如草管官家亦不可一向優容而或冀萬一之改心終期無事前後曲為之地反有傷於事體而俾盡在我之道出於萬不獲已後強行之意也許都事姓名既已牒報巡營雖欲私遞有不可得而他監官因此而必多不行者取其親疎或報或否不可低昂於其間勢將同歸於一套前日之贈遺眷顧私恩今日之為　國奉法公義設有意外之謗言

我無所失而內省不愧茲陳此事之顛末以備覽過

上均田使金 在魯

今此量田者只為正境界均賦役之政而愚氓不知朝家之本意以為搜括民結瘠私而肥公怨言先興未及了當之前不可家道戶說而監官皆是愚蠢不識輕重之人先畏執事之風稜事目之至嚴不思日後之民弊而欲免目前之罪罰一斥曠土終不遺漏蓋慮摘奸時現露受刑而其中尤為難處之端不得不仰陳矣元田畓一從行關奉行庶無錯誤而本邑大抵峽中續田雖有山腰上下之區別而人民稀少

土地瘠薄雖是山腰以下不得盡地力數年荒廢而
後起耕者居多此是隨起隨稅之處而盡入於搜括
之中矣監色只以一時苟冀無事為幸守令亦以此
為心終不變通則不耕之地終歸於有稅之田他日
無窮之弊有不可勝言執事此等事必較計利害便
宜取捨者已入於定算而始役之初既是事目之外
則守令不敢以報狀煩稟執事亦不可以顯言於題
辭茲以私書仰陳實狀稟出於可否相濟之意卽今
人心世道決不行此事而累年經營有若在弦之矢
雖不中止當務存寬平終期順成不宜刻核括出以

困民生矣古今等筹名實之各異者地火卜多者其
他抱怨之類或從公論或從已見俾伸究枉之端而
甲量後起耕所得之結不患不多若終是如此則以
民言之無取究不均之弊以　朝家言之多得隱漏
之結於公於私實為便當執事之奉行　朝令者想
必不在彼而在此使監色禁其畏怯之心一從所見
量執不虞摘奸時抵罪則民究可舒良法可成此乃
今日之莽一急務不避很越敢有所陳正是執事之
所當採施於一路非為一邑之良規幸望商量進退
之如何

贈誠仲

書札於儒者事最近雖有喪志之戒次面風致文辭可見不宜放過竊睹近日酬酢之書狡獪變化四字出古文大失楷整有馳奔忽之狀而無雍容閑雅之態追風逐電飄揚顛倒若出於蒼黃造次之際頓無安閑底氣像世間甚事不忙後錯了張敬夫嘗言王荊公書皆如太忙中寫不知公安得有忙事以此為譏荊公居中書當新法之變改王事鞅掌不遑啓處宜乎無意於子雲之筆札而寒士之平生事業不過鉛槧有何忙迫之事而草草驟寫初不經意於用意之

地以效誤國之拗夫耶吳竹南竣以筆名世而常曰有臨池之癖者深存定心之操題主之筆牌子之草敬忽無異一於誠然後無論其人之優劣能盡所賦之才真善喻也筆翰小技善否非關而操存放忽乃係本原之工夫而亦可見心法迷塗之轍速宜停旋從今以往丕變前習握管臨帖須用精力一戈之畫如百鈞弩一點之作如高峰放石深造古人精微之域不廢程式日以為常久而成熟自致三昧此雖已陳之芻狗而寔君病源之良劑使王逸少復起不易斯言矣

又

以滄溪書院事獲罪高門實是意慮之外記昔壬戌放榜之時路遇林爺呼新来數次而瞻望德容重厚人心常景仰矣及莅錦城其俎豆之所在於境下凡係院事曲意從之至於微細樵蘇之禁亦賴庇護之力而本家湯残一堁孱孫不能自潤蹄水屢空四年之間煦濡曲為之地雖親戚莫能及也其家宜有感德之不暇而反有怨詈之言此正以怨報德必是院中任事之人妄擬憑藉婚友之形勢欲分官力至如榮江之稅機貨之捧入於流逋之中而終莫售其計

因此愠怒轉成交搆幾至名登白簡莫知其故蠏之筐蚕之績豈相關哉彼讒人者以鼓如簧之巧言使兩家頓失和氣良可慨惋君居於其間詳知此事之顛末傾倒所聞釋此疑惑幸甚

又

書中所示領悉古人以進退行藏比如飲水冷煖自知非他人之忖度茲以久處甥館猶不知婦翁之意以熱中之說敷衽於時相關節於婚友二公亦知斯言出於此唇舌必笑罵唾鄙而不食吾餘其受侮之耻雖傾河而濯之何能盡滌其汙穢耶此皆由於出

處定箒不早講究於君前自取不廣之毀若一向含默則前頭悠悠之談又將至於何境茲不避支辭蔓語罄盡底蘊余天賦之性元来庸拙又乏才具固知不用於時而又無當世之念默箒平生自放於山水之間以逐麋鹿之性者乃其本情而中間久勞於州縣之職者專出奉檄之義而三釜已不洎矣曾參北向之悲季子南遊之嘆卽我今日之情事雖有萬鍾之榮誰為孝乎向來為親之屈今無念矣若為家室之累而忘我形役甘心於米鹽之中而擡頭於矮屋之下非計之得也自錦城歸來之後宦情全疎買山

休居蔬食沒齒自誓於方寸此正聖賢所謂不出汾水崩一步地者也當今之時軒冕之榮有甚於桎梏之辱雖當道顯揚者唯恐入山之不深豈入山忘世之人反蹈此危機耶或云世祿之家異於常調筮官筋力可以供仕則便訣明時固守丘園亦非世篤忠貞之義以此勉之誠信其言苟以齟齬之冷語求之於循私之熟官終無所成設或有得為其斗斛之祿白首彫纓奔走於勢利之門而乾沒風塵鐘鳴漏盡夜行不息則豈但為鄉人之指點唾咲亦必有山靈之移文送嘲愧恥之心何異於市趍耶此乃近年守

正工夫而傾倒無餘逢人毋惜齒牙餘論俾薦紳之士咸知余已遂初服頓絕機心更不注擬於政眼則從前貪戀冒進之誚令變為廉退雅清之操畢竟舊毀新譽都在君操縱反復之中善後之策深有望於誠仲焉

又

書札於儒者事最近不可放過而君之往復尺牘勿論詞翰之好否運思揮筆之際忙、遑、無從容不迫底意前後警發者不啻數次而尚不改圖無乃鄙陋之見不概於翁受之量耶記昔高公霽峰當壬辰

倡義之日自製檄書而盾鼻磨墨倚馬立草之書翩
翩豪逸方兵戈倉卒之際而有安閑之意無躁擾之
態可見平日安詳定力之工夫造次之不變其所守
彼恇恟創勷之中尚如此安徐況君行人臨發忽〻
作書比之高公草檄之時閑忙安危不啻懸殊而預
知信使遲速任情則有何忙遽之事而文辭不成說
字樣不成畫疾風之掃葉狂瀾之走海未足以喻其
急此何景像此何舉措是係天賦之性非人力之丕
變而相愛之情又不憚斯踈之嫌乃有所道勿以灌
灌之言視之熇〻置諸左右用脊盤盂之銘以為晨

夕警念焉

贈平山倅李君大

孫兒之疹患出斑終不分明毒熱內藏症情危篤寒水焦火須刻千狀欲用冷劑而得病以來勿論藥物粥飲終不啜一呷束手無策浹旬辛苦而竟至不救彼蒼者天胡奪之速年來鮮歡賴此頻有解顏之時自誇暮境之怡悅百年期待之心一朝舉目無覩以恩愛釼割裹老腸者坡翁先獲今日之情事想尊顧復之恩舐犢之愛無間其父母皂盖西行之日亡兒負於人而臨歧茫茫有可憐之色有如成人乃有戀

戀隨往之言使五馬踟躕屢顧而不忍離祖孫之恩情若此而千里遠外遽聞此凶音痛惜之懷親喪無異到今彼此惟悔平日撫愛止慈之最深鍾情而不能忘也孫婦置膝下慰以寬譬之言外雖剛制而實心之痛隨處觸發不知之中自致損神而生病憂慮之心兩處一般淺土藁葬欲返故山而其母以遠輸為難欲埋大興先塋有勝贏慱之葬未知尊意以為如何

又

迷兒東還問沿路所見語及原城良女屬公之事果

是真的則未免大段錯誤夫世俗所謂屬公者良家之女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永作百年夫婦而行淫情節彰露難掩則錄之官籍乃罪之宜而新屬之婢異於此信聽欺巧之舌而誤落奸人之局當此之時欲出則房門牢閉呼聲而四隣不救雖松筠節操冰雪貞心終不脫強暴之所汚夫騙奸之罪、不容誅三尺至嚴而竟不施榎楚之罰至於倉猝逢辱非渠之自取則胡大罪而沒入為官婢乎詩所謂此宜無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說之者不幸近之豈不為仁政之累乎相愛之間既聞此言不敢自外乃有

所道速宜處決俾無匹婦之呼究如何

贈坡州

暮年一官雖是為貧之仕公退之暇收斂精神閉門
省書不但晚節大有所益亦是養壽命之一端而雖
逢暑雨寒雪櫪上之駒無卸鞍之時必是悲撓中情
事結轖欲對親朋暢敘忘懷而所到之家未必盡是
貪殘之舊要權勢之門亦不避焉白首殘齡奔走道
路必為人之指點笑罵而羞愧之心亦不能自恕況
此時交遊尤不可不慎實關他日之禍福陳無已之
不見章雷州呂居仁之不答梁師成朱夫子稱以可

貴寔君頂門之針而為法於今日半生舊習不可一
朝頓廢而至於氷山屋樓之人絶之如一刀兩段使
世人知其情志之久阻俾無株連之患而餘波及人也

又

聞君赴官府之時牛羊先之路人以畜物之去来占
即官之出入為街談巷議惜費升斛之救得此不避
之謗較量得失輕重何如趙清獻之去官琴鶴隨之
清操雅致為後人之起欽常平之職自漢為民設也
異於太官而牛羊動輒隨之豈非聽聞之俱駭而舍
人之為恥令後縱不能散於家中持被之日更不并

行至可〻〻

贈留守

前書中藥果追到別造琛味大異於私家所辦當度莊而慰飢鼓腹流涎之喜不啻金珠之贈也家事日敗衰脾漸病而朝夕所啜只是寒葅老芡為延軀命強進數匙而如瞑眩之苦口每見女奴之舉案先愁下咽若是而滋養老人耶昔年甥館侍聘君伯仲每飯輒去輒言僅經大役其時以為飢渴飲食之悅於口者人之所欲而奈之何有此云〻心竊怪之到老實践真境方知其言有味魯以滫瀡之資送芹洞每

有書中善養老三字今日得此心既正如前時之教而至於別果多年累邑所未能行者未知仲郢之事公權果能有此否百感千謝等支辭蔓語不憚煩複者俾知老來身世之如石而又覺衰謝之一節也

贈參判別紙

户布之議若行則實係國家之存亡生財之道先究病源之所受而治之兵曹之尾閭固已久矣而地部亦然曾聞筭員之言所謂數十年來謄錄皆是吏胥之舞文圖成同其利者也一番倖出而稱以前例便作金石之典其浪費之數歲加月增而掌地部者無

一人發覺財穀之枵然職由於此一依五十年前謄錄行之則一年聚貯不啻萬金云今之諸宰皆經度支而當此國儲蕩竭之日慮不到於此而先收些少之丘直此正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也

又

嘗見富貴之家祿位重疊猶再實之木其根必傷夫門高則驕心易生族盛則為人所嫉小有疵纇衆皆指之其處身行事自異於寒門冷族苟不守之以謙恭持之以儉素則全軀保家者盖鮮矣可不懼哉君黑頭金圈歷敭華貫已招負乘致寇之灾而高輪華

軒揚、得意馳騁於達道雖得市人之觀羨獨不愧於心乎王父年至五旬佐致三事而沐堤往来常騎款段非但紛華侈靡之不設於身微意存焉曾祖以高顯之名位平生不近軒貂尊親之素不能行之者雖以赤烏之尊不欲加之於身其崇儉遵守之家法為世所稱而後世子孫弁髦先訓乃翁白首下僚困頓泥塗未乘容鹿之車而其胤青年隆準翱翔雲路常御代畊之軒若以班資論之雖是崇卑之不同以私分觀之豈非義理之倒舛耶宋朝南渡以前士大夫無乘轎者朱子嘗稱程子荊公之譎約而及至季

葉淳元日散奢儉漸長雖是童稚之年若得命德之
罔由儉入奢朝受而夕行君自染於朝著之汙俗不
拔於世人之常曰使舊家之遺風餘俗無一存者平
日自好之清操安在既往之咎雖不可追猶可止於
方來從今為始丕變前套體宋朝朴素之風追先祖
自牧之德謝却軒車易以鞍轡常存盈滿招損之戒
而永絶驕縱偃蹇之習則不但享福於其身仔見垂
裕於後昆謂我不信盍觀於宗家古壁上遺訓耶

擬贈參判

頃日之章奏出於平日慷慨之所素畜積而出佐之

言非閥國家之治亂或疑久枳於清顯之望而憤憾
所發則雖欲披肝露膽而示之以明其不然其可得
乎蓋出脚以後動輒得咎謗言滋世怨眦盈庭而不
改前轍漸蹈危機殊非明哲保身之策而不知前頭
稅駕之所當局者迷不如傍觀而骨肉之至情愈於
朋友之助瀾今日肝膈之言安知不為異時之先見
從此以往深存捫舌之戒而常作佩韋之警先除自
售之病而益務謙讓之風則向所謂悠〻之談雲消
霧散和氣藹然休徵日臻實是門戶之慶老夫之夙
夜所望也

又

頃聞君往宿於秉銓之家必以傳者之誤知之終不提說纔聞持被於黃山所云之家或者其蝌蚪時事移言於今時耶何其相對時所言大不相似家國興亡惟人所召傳來家法子孫不能遵守則國破家亡此必然之理也吾家之法鄧萬石君規模子孫不肖弁髦先訓日漸陵夷於今為庶而至若措大馬牛襟裾飢寒困窮為世所賤而已寧連湛宗滅族之禍哉至於名宦異於士人一著之誤存亡所係君子之處亂世難進易退小心謹慎浮雲富貴視若儻來之物

而所與遊者皆是善類者乃明哲保身之道而向所
謂持被之家即世俗指目之人雖存敬遠之心常恐
餘波及人豈可褰裳而趨之哉昏朝時柳家以戚里縱
橫廣樹朋黨自以為萬世不拔之業曽未幾何煦類
無遺其家老婢禍變之後來往吾家目見先祖謙恭
敬畏心悅誠服言於人曰吾上典全盛之時一代權
貴之人來宿於上典之家而上典亦宿於權貴之家
軒車交錯勢焰熏天終至於滅亡而竊瞷其宅平日
行事怕權避勢惕若朝夕常無達官之來宿又無往
宿達官之家宜乎令聞休彰慶流子孫云愚婦之見

能知禍福之幾而君交驩於炙手可熱之門往来親
容自不覺身陷危機豈以讀書知輕重之丈夫反不
如禍家一婢子寧不慨惋綫見坡州書以君不慎樞
機取憎於人為憂嫂氏抵室婦書亦云叔姪相對之
時勸戒藥石之言以畧全體之福云父母止慈之念
無所不容其極君累年沉痼之疾貽憂於兩親而疾
病之来人所不免不可自恕於其間至於立朝行事
禍福榮辱只在於我豈可以力有所可行者急於名
利使父母常存戒懼之心哉殊非孝子跬步間不忘
其親之義君出脚以来言語之不慎舉措之不重見

譏於當世而吾之所慮不在於此擇交之際取捨不審未免偏黨之目而駭然八於其中畢竟爛熳同歸前頭之憂不啻齊終南思之至此中夜無寐童子之言遄行於易簀之時聖人遷善改過之勇如此向者賤婢之言實君頂門針字而先祖之所能行之安享於當時貽福於後世雖在他人尚且矜式而體行豈以子孫棄而不遵自貽危亡之禍哉此乃肝肺之言而實閨門戶事置諸座右以為伯仲朝夕之警焉

贈仁川

春江水暖正是河豚欲上時每值好時節輒有為君

之憂當其方喫之時預備黃龍湯可見恐劫於遭毒只為一時之悅口而莫念死生所關此正養小失大食馬肉不食馬肝未為不知味也雖不食河豚豈無他肉穴味鳥之魚而必取家中之未嘗登俎者食之無斁此豈老境衛生之道耶胃土虛弱異於少時常補以清淡之滋味猶恐難保其無事況毒臟之物任情飽厭臟腑受病百害隨至雖幸目前之免死其所傷損豈其微哉自今為始雖有熟飪而饋者必投筯而不食以除老凡百慮中一憂也

贈北安

滲灑諸種已極過侈而又有錢貫之惠若是俸祿餘資誠是好事浚剥民脂出於非理則此與盜賊何別大抵奉親之道當以養志為孝而口腹之養乃末節今後土產易得之外機貨鵝眼絶勿染取以安老父之心也

贈得之

上古享帝不過大羹玄酒不設褻味只在誠敬不係享物易之損曰二簋可用享程子釋之曰二簋之質用之當有時盖言歲飢民貪當損之時二簋足以薦其誠也凶歲勿用油密果朝家屢有令甲今夏忌祀

正當旱灾之斯酷大無〻前揆以天時人事宜有減
殺之節故略變前規而猶不失豊侈之歸聞君挺身
為非一唱十和疵毀之說極其紛紜老夫享祖先之
誠孝淺薄擅行諸孫所未能行者致有此不韙之題
目雖欲自恕無以自解宗孫過房踈族而自以為有
追遠之孝思不悛豊享豫大之習誠如其言可謂奉
先之令孫而至於姨兄棘侄當次之祀不減前例而
侈人觀美耶大抵親喪子孫孱微甚矣重以飢寒困
窮朝暮且死而君以全盛時所見狼藉籩豆之玉饌
珍羞責之於鶉衣菜食頷顑濱死之殘喘雖鬻妻賣

子浚血剜肉其何以辦出耶記昔先舅氏在世時往拜從容日之夕矣將欲辭歸則以為今日是流頭佳節方行荼禮留喫餕餘為教遲待良久進一罌水餅而麋末所造殊欠精潔所謂蜂液乃飴煮之未凝者輟食即還已近黃昏心恠太晚詳探事實則甑無半菽囊無一錢而一小婢身兼井臼朝夕炊飯之餘乞貸所措以此見之不失其日使先靈知節序之流行者亦云幸矣何暇論時之早晚物之厚薄君慣見如此辛苦艱難之狀凡於諸孫蒸嘗之備不翅親經而品物或有不如前者高談劇論妄言是非至有如不

叅之誚而陷人於貪吝不孝之科何其明於責人而
暗於恕己夫君子忠厚之道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
諸己而後非諸人君全昧此二者仰觀人唇舌以定
我雌黃未免詭隨而不知事理之輕重非所望於平
日此言乃五十年朝暮常談豈因小嫌而畏縮含口
囚舌不吐出胷中之所蘊宗孫不可不知此毋惜轉
聞也

贈孝源

前修賀書其已登照否即聞遭喪母之慽君半生甥
館受恩最深衣服之便於體餚啖之嗓於口者冈非

慈愛之盛眷欲報其德海濶天高記昔吾家婢夫林
武兼俊成即續給載寧奴維賢之父也從仕之時其
妾母多有勤斯之勞而及其死也謂人曰雖云妾母
以情親酬報之道言之當服三年喪云其時僚友笑
其言而恕其心今日君之情事即俊成當日之言也
豈尋常聘母之比哉欽肇之際惟當盡在吾之誠庶
報萬一之恩也齋室靜寂無異招提工夫專一而庭
闈無侍奉之人以此夢寐不寧為之奉慮

贈季孫

吾筋力漸衰精神漸短尋常書札不得酬應幾至倚

閭翻思在中原正當冬節公門百事雲委簿書期會之暇不廢着書許多歲儀之問帖必自親書以至於積案盈箱而不知疲勞到今思之判若二人火而壯壯而衰乃四時之序自然之理當時只恃目前之精力而不料若是之易謝只自憐悼李正字其人孱地耶平日與汝臭味不爽肝膽相照水淡金利未足以喻其交不啻異姓兄弟而一朝棄汝使汝獨立窮道悵々然迷所之設有任生輩新交諸友如長逝之百年神契何處得來重為之嗟惜也

贈李學究有聖

雪岳銀鎔之山容與金剛爭霸曾過玆山不遠之地而王程有限不得翫賞瞻望翠微步、顧眄此正峴山面首望如別故鄉人到今尚有餘恨時逢山僧之曾遊者憑聞靈境之勝致而以慰炯霞之遐想此何異於畫餅而療飢夢醞而得飽欲見真面目乃平生之至願矣今幸大阮為東都主人尊亦有隨往之意天與其便而去秋大病之後餘生凜、常在席第以此衰慵何由致身於千里之程而能辦物外之清遊乎尋真之約竟歸一場閒說話無乃造物多猜故為此沮戲耶始信天下事多不如意

贈從子錫行宗孫必繩

宗家所置粉唐紙印莊漢書評林板本新刊字樣諧正非尋常書卷而明朝文士之所朱批句絶真希世之寶芸閣玉堂之所未有許相積拭玉之時賣得於燕市奉獻者王考雖晚年公餘愛翫如拱璧而不忍釋手此乃余兒時所親炙而目見者子孫當奉之如神明愛之如父母盥手開卷以寓羹墻之慕者手澤存焉非愛是冊乃愛王考也世之子孫曷不加意愛護哉厥或不勤為鳥鼠之所汙或借人而放失則其罪不止以平泉一石與人者若等勉乎哉

上仲氏

仍念弟之在銀川繡衣廳以苐一銓長欲升緋而景仁爲佐貳素知弟意周旋其間賞止準職謙〻受益之理昭〻令過希年者安知不由於此苐舍弟誠如弟意何可期也

贈錦山倅鳳昌

積雪滿野溝塍莫辨因此而久停量役均使之嘖言必至前頭之憂大矣聞貴邑旣已完了云深羨大事之先就也官廚所餘之醬不盈數斛而味不足以登案玆以胃土大敗匙箸頓減以致羸悴日深纔得爊

造先備一甕而日寒未易調味苦待其熟而療其病此何異於假人於越以救溺子也不得已專人告急良醬數升未可恵救耶因此而得補病脾無異參朮之濟命當以佳姬代報此恩

諸盖問答

審樂黃震亮

權時經按察嶺南時余以世支往見俄而震亮来言曰今日乃知揩大之尊也巡使自慶尹以下緋衣之班皆陪等待之而上岸之見也與之抗禮平日見敬而然耶余曰古語云徒見二千石不如一縫掖待士之禮當如是矣

李巡相德成

老峰相公曾為法官有獨子無兄弟者以殺人繫囚累年不決而憫其絶嗣使其妻入獄同居知有娠而

置諸法先輩處事可謂不失情法矣余曰昔陳臨為
蒼梧太守也亦類此其時民人歌曰蒼梧府君恵及
死能令死人不絶嗣老峯之事祖於此也巡使稱予
該博

監賑御史孟萬澤

同坐金化客舍設賑孟公曰吾閭里廉問之時稔知
前後之為治本縣屢經饑饉之武夫民間有盧鵠之
謠欲拔眼釘者久矣自明府下車檃垢爬痒民獲蘇
醒一歲之中風俗丕變關東諸郡皆如此異政則何
憂民生之困悴乎曰言我本腐於才而癃於病今當

大事不及前輩之設施恐負　朝廷委任之意矣余曰嶺西一路得免捐瘠之患而不廢農桑者皆康濟之惠司馬光曰朝廷欲救東土之弊非子駿不可此一路福星御史今日之謂也

天磨山揔攝

揔攝來見山倉問曰南漢揔攝明通佛法者昔年莅任今在何處荅曰居在嶺南今遠舊土而佛經群書無不涉獵而尤精於楞嚴經嘗以肩輿過山徑戒擔夫曰小心善步無傷楞嚴櫝老釋談鋒殊無謙〻之意仍為山門之笑囮矣余曰儒術與空門修業有異

其攻苦之工夫一也房輝之聖學牛弘指為五經庫
邦淹之博識遂即稱以九經庫其言雖無克讓之風
不猶愈於庸髡之不知白馬經之為何物耶

全義金尚頊

嘗問於余曰聞判書台爺治經六年而登第參判令
公三年而釋褐聰明殊絶耶何其遲速難易之不同
乎答曰叔父之工夫入於神妙譬如昭文之鼓琴師
曠之枝策當為後學之領首而堂叔治經三年不分
晝夜寒折膠暑鑠金不越户限講誦不輟春秋時寧
越問友免耕稼之苦友曰學之三十年可以免越請

十五年曰人將休我不休人將卧我不卧學十五年而為王者師堂叔之三年即寧越之十五年融會貫穿不亦宜乎

李得馨得之

嘗見得之於其家曰外家祭禮之豐侈議欲改定者前後言之殫矣尚無變通之道難於一朝菲薄耶如以誠敬為主則玄酒一杯可享上帝吾家喬木世家足為縉紳之標範而先祖文翼公議定祭禮炙不過五串而雜以素餐有果而無果子其所裁節未有若此之菲畧矣式至今日官冕相仍香火不絕而外氏

門户已衰不以大夫之祭有年而子孫僅存如縷易曰東隣殺牛不如西隣之禴祭寔受其福聖人豈欺余哉得之曰斯言善矣當與從兄圖之矣

延城徐尚遠

罷衙後同坐內舍鄭懲蒼頭急叩曰別將墮馬甚重死生未分余問曰其墮也醉乎醒乎對曰泥醉不省矣余曰然則不至死亡矣徐公曰醉者之墜反勝於醒者何也余曰夫醉者之墜馬其神全也死生驚懼不入其胷中是故遇物而不惕吾知其不死矣徐公哂之翌朝聞起坐引滿然後乃知果然矣

横城金世維

在花江也貢生十二歲者內軒執燭矣余問曰汝何時始入此役對曰入於天基之時聞来驚愕叱退顧謂金公曰此邑之風俗渝矣去其姓呼前令之名於時倅之前如呼小兒記曰士不名家相長妾家相助知家事者長妾、之有子者此二者不得正而呼之矣嗚呼邑民之於守宰曾二者之不如乎

鳳山太守張師漢

黃州延勅之行過鳳山主倅請五六守宰於東閣招官妓十數使之行杯酒酣張公指二妓曰某也妍某

也醜其優劣相去遠矣余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張公曰造物多猜好事難全本郡妓翠貞姿相豐端心性頴慧海西翹楚而不幸死於上年鳳州自此無顏色余曰曾見其人又見其病當其丰容之時遠近冠盖多火驛商頴欲一見改舊迎新應接不暇以致精神耗悴譬諸草木其猶柤梨橘柚果蓏之屬矣當其爛熟子實剥之摘之大枝折小枝泄此以其能苦其生也故不得天年而中道夭矣不如樗櫟之不加斧斤而老死於山中矣由是觀之嬋妍之不自保精反不及醜女之終

全其身也座中或稱詭言或稱達論

譯舌李樞

閭閻巷間富者令稱何人李樞曰白丁金重賢與衆胥卞承業相埒當錦衣玉食極口腹之慾而吝嗇天賦數米而炊秤薪而爨衣不過縕袍食不過韭葅而暮年善心之萌也遇尊客待以醽酒一杯其自潤之道反不如小的之貪窶矣余曰猶勝於范禹之一杯井水也

橫城金世維

君火時不食魚鮮此豈不嗜而不入口耶金公愀然

曰先人不幸畢命於水ㄧ之於我離也不忍食水中之物矣中年聞先輩長者之諸論而始晤矣余曰昔姚子萬母焼死而不忍嗽炙熊康父醉死而不忍嘗酒雖是孝子追慕之心亦非聖人制禮之義假如親噎死遂為絶食耶夫孝者天之經地之義啜飲水能盡其歡烝烝色養左右無違生事死葬不失於禮則乃是純孝何必拘於區ㄧ小節耶

海州牧使李萬選擇仲

問余曰君於長流之火時教訓之誠無所不容其極可以貫日月感鬼神止慈之心人孰無之而自剖判

以来未有如君之用勞矣近聞諸子尋常訓廸殊無刻苦着力無乃懲於前而廢於後耶荅曰凡成就之道只在其人之才分與立志丹朱未嘗乏教寧越未聞被箠非人力所能為也擔雪塞井炊沙作飯徒勞而無成擇仲甫曰聽君達理之言令人解弢墮裘矣

維陽金瑞龜

見金公於會心亭時〻雨初霽樹木敷榮景物舒暢金公曰美哉鈴齋之下宛若山林之間真隱者之所居然而明府絆身州縣攖情好爵魚鳥之樂奪於簿書之倥偬山藪之趣蔽於獄訟之滋繁是非榮辱擾

其靈臺雖有此美景奚暇樂此余曰大隱不與城市山林變其所守古人云心馳魏闕者以江湖爲桎梏情致兩忘者市朝亦巖谷視篆之暇逍遥自適臨池翫漪隱几忘世膏次悠然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身遊無何之鄉而夢入羲皇之天當是時也不知銅魚之在吾身邊不幾近於古之吏隱乎金公曰誠如明府之言反復勝矣

金川閔挺幌

余經決杖之後金川閔公來言曰頃聞遭意外之厄而適有採薪之憂久闕慰問之禮深謝不敏余曰此

何足慰人情所在法有時輕重長女于歸而以母病更來成婚半年之內而覲親數月之間以此獲罪觀過知仁矣君子有隱微之過於暗室屋漏之中則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不幸遇無妄之灾則雖市朝之刑裔夷之竄皆受之而無恧今吾所遭出於首實而不以幸免為謀不疚於內而無怍於人矣閔公曰平日知公自好之人而不料存心慎獨之行至於深造之域也

贈聖賚戒行

鄒孟氏有言曰好勇鬬狠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善

哉斯言竊着近来士夫子弟席父兄之勢使血氣之勇凡於行旅之間少有不愜之意輒加笞榜至於致斃而大者償命小者逢辱殊非孝子之趾步間不忘其親也余知花江時秣馬於東州境内而主婦善罵咆哮於隅窓咫尺之間而其言不遜雖使懶夫當之必怒於色而終莫之問移拜西邑路過臨湍而田夫治疇者當逢用枚火無讓耕之意從者呵噤而凝然不較余按轡溫言曰所騎善驚枚柄所觸必有奔逸之患暫釋耕具則可保無事經過云而三人聾如充耳終不動念余含默畏縮而過若將凫焉濡忍之性

老来工夫之所得而幸免刑戮於季世者也汝之今行人唾汝面拭之而不怒甘受其侮不與争闘無槩往返則余之所念不過冉々征途之間至於逢變使父母貽罹者庶幾免夫向所謂二者眷々服膺勿失於斯須之間是老父夙夜區々之望也

谷山倅李暉

與李令會于高達山寺懸燈打話樽酒從容李令指席上妓女曰此輩未及破瓜之年薦枕星行自謂未開花而已許狂蜂之浪探官家之禁無以防其奸可勝痛哉余曰是何足傷也栢梁臺搆工匠先居其下

管絃繁奏鍾虡先聽其音妓女之自少先奸官人亦猶是也

梶山叔主

嘗見梶山叔主於其爺而語及科場詞翰問曰文章出於其人之胷中難逃氣質達觀者可以揣知窮通壽夭矣吾以季子之所作質於吳台貫之則以為文理贍暢又得科臼體格而但首優而尾拙始勤而終怠上下一通如出異人之手此乃精神不能遍及全篇有妨於高年之壽顯榮之宦矣父子至情自聞此言中心歉然初不若不聞之為愈也余對曰古人觀

相或不以貌而取文昔盧摅嶺不揚韋宙曰盧雖人物不揚觀其文章有首尾異日必貴其藻鑑不下於月旦評吳台之誤認評論其能如古人乎

李學官龍臣

學官嘗歎金伯溫之善緩曰金爺須日自賢洞侵夜還歸之除帥馬之奴汎醉如泥金爺欲束則馬首是西欲西則馬首是東或驅擠於汙渠之中或突入於矮屋之下幾死者數矣夜深僅以還家而終不治蒼頭之罪雖是大體失之太寬矣余曰酒後之事古人亦有不治者陽城嘗絕粮遣奴求米奴以米易酒醉

于路城迎之奴未醒乃負以歸及覺痛咎謝城曰寒而飲何害終不問過今金公必效是矣

訓子孫

王父常時居室狹陋容膝不安而處之晏然韓興君李汝嶷嘗謁曰此室甚狹不便於起居之節斥修外廡而稍廣之仍舊貫而不必改作此豈近於侈靡耶王父荅曰此室於吾已歷五代先祖所不為至於吾而改諸不聽李將軍之言而考終於此室唐韓幌性節儉堂無挾廡旁增補幌撤去曰先君容焉安敢改作此亦王父之意當使後世子孫知先祖位至三事

身佩官三十餘年而其儉約之志終始不渝矣

李參判台丈

聘君兄弟湛樂於花山設女樂以歡仲氏台丈謂余曰哀樂不異死生人逝永歸之時緇麻百夫哭送靈輀精魄有知豈不悽愴而傷心者乎我之身死遺言子孫祖奠之時大張絃歌以為娛尸神其和樂歸于泉壤豈非養生送死之大孝乎余曰若是則獲罪於名教雖孝子順孫決難奉行此命矣台丈曰為人子之道事亡如事生況於其父將死丁寧之言棄之草芥乎余曰昔屈到嗜芰將死屬以祭用芰非不潔之

物且禮有齋之日思其所樂思其所嗜篇芟於祥不害於禮而終不用者事有大於此故奪其情矣夫屈到身為楚國之卿死不在民而口腹是憂此子木之所以不以飲食之故而成父莫大之陋故君子以子木之違父命譬之藥石而不以為不孝令娛尸之言出於父命鍾鼓迭奏歌哭相雜有甚於原壤之登木而歌此乃竹林之放達而遺棄禮典傷風敗俗莫過於此豈不為子木之罪人而見笑於後世乎台丈曰前言戲之欲聞子之所答矣

垂裕後昆

余少時得內傷之病清羸若不勝非肉不食適當聘
君諱日不果行素仲父主問曰今日行素否余對曰
從前行素而今日病矣不得行素矣仲父主嗟賞曰
不以矯餙以實對真實可嘉余對曰昔宋朝馬知節
直言王旦等私自食肉君臣之間當以勿欺二字為
主事父兄之道亦豈外此耶

尹兵使就五

嘗於禁中逢着尹令從容叙話問曰聞令率来鷄林
妓女盟山誓海不暫相離而及到此關無他端放逐
之何耶尹令曰昔在南州偶然相近日久情熟以至

隨来而非以姿色難捨及到此營之後綺羅百數常在目前其中下流猶勝於所畜而不思反已大肆妬心使不得近他婦人抑而禁之則恨懟之心將作變怪之事身為閫外之將豈可受制於一女人而不得自由乎是以黜之余曰是猶使之食晉燕之粟采岷蜀之蹲鴟而欲以廢五穀豈不悖哉令之處分得宜此與得新厭舊無故棄置者有異不是薄倖矣

聘君

嘗謂余曰君仲父台監聰明殊絶於人明經之功捷近所無而至於士夫家世初度諱日零瑣之事一剔

於耳而終身不忘云儘然乎余曰世人於古文雖有記性至於等閑凡事精神不能遍及而叔父強記之博求之古人亦不多得宋元厚之稱籀公頌曰公暗記經史默詠詩書以至士大夫家世閥閱名諱婚姻無遺忘者叔父聰明當不讓於籀公矣

雞林府尹李丈

嘗在雞林與長尹共聽絃歌卽余聞喜之日也席上一歌喉如貫珠繚亮有停雲之響余盛稱佳唱尹丈問曰此何曲耶余曰不知尹丈曰君不辨徵商而竊言是非得無近於屠門大嚼乎余曰譬如見西施何

必識姓名然後知羙尹丈善其對擊節嗟賞

海州使君

曽於首陽衙中謂某曰所貯之妓有何才貌而終無閑閤之意耶答曰每見井上取水舉動容止不失小事未嘗忤觀以此知有心人曰以近幸而淑慎操節非娼女者流比之閨房之秀亦不遜也余聞而笑之曰如斯言及有勝於郝普女耶

秋曹員外李翼齡金礪相

曽任秋曹之時正熱令曹婢汲憲府水而憚其一步之勞挹户曹井而來飲半呷而知其欺詰問真僞婢

果不能隱矣兩僚在傍曰試使吾儕飲之則二泉同味誰別淄澠耶答曰古能知石頭城下水遠且尚然況二泉朝夕飲之何難辨別乎

李持平君羨

嘗謂余曰世稱東山尹相當今第一為後進領袖儻然乎余曰每相對爾、如入廊廟中不修敬而人自敬不知其他

銀川日記

初八日夜得京信知初六日家嚴加資之報喜懋交至

二十日以藍輿訪仙窟而石棧懸空步〻畏途過義相臺僅至數百餘步乃高達窟也高峰中開如宇而下可容千餘人石壁擘開之處神斧之痕宛然巖間有靈泉點滴線流中有佛殿十餘間不知何年所作而如昨日之搆有二佛相奇巧僧徒云此觀音之像也此山本名雲達而改為高達者高達為名者以射夫入山逢麏一發而中麏帶矢走入佛堂達追入則不見麏而矢着於坐佛之右脇達以為必是觀音變身引我於福地因居於此而修道成仙因以其名稱之而其矢鏃尚在於樑上矣諸人一行皆坐於佛宇

遊月翫賞両岸翠壁玉立千仞脚下群峰競秀面〻
秋色若錦帳布列於遍山而紅光眩眼令人應接不
暇以芒鞋錫杖步下山徑過險而乘輿到于寒多洞
主人送妓五六使之侍寢而與韓璞兄弟同宿却妓
十七日鷄鳴與徐公論夢兆之相符各誇曾前所驗
矣俄而更睡夢過一大村山川靈異氣勢雄壯緣溪
尋村路窮處避險登岸則瓦屋六七間不甚華麗中
有一人年將五六十形貌亦不敷腴出示唐畫弊帖
曰能曉此亟意耶予視之似是印本而魚獸之類相
雜其數各一不得其意其人曰如不解意則更看他

本又展一張而見之與初見彷彿而亦不解見其人
曰以圖終不解知觀此知之乃於弊筒中出一支古
紙所書甚拙而初二行所寫不能記憶第三行首書
五月其行末端書以嘉善第五第六行着御寶第八
行第書除冨春府使其下數三行又不記念而御寶
所踏己下印跡不大夢中以為五月者或有麼　啓
於是月而嘉善之稱極其怪訝印跡之小冨平之印
而移拜之兆也心中默會而未及質問矣其人又曰
不特此也其前衙中又有事矣余曰兩兒皆衆初試
或有科慶耶其人曰其中一人有科數云、言訖翻

然忽覺當窓月痕僅移數寸其間黃粱未熟綫已說夢而為覲有移拜之願著於心者顯於夢耶春睡矇矓心神怳惚有此蝴蝶之翩〻耶茲以記之以驗後日之符焉坐衙東軒掛釜洗甕以備賑恤之資

廿八日分牟糶於司倉飢民中一村女年可五十許女人面貌紅大不甚都雅近階無禮下人禁呵答云進賜風彩美麗終日仰觀不厭茲以遲〻不忍出去云戰國時鄒忌妻妾私之畏之言近之世情千古一套

卅日分賑而兩勢終日設幕分給其中一女人年可

三十曽衆官恵者衆人中獻青魚五介乾柿一串生梨一介以報如天之恩云辭以不受終日雨下通宵如注鳳山吏辭歸而得炙仁一斗於延安以送

十一日巳時斂襲初夜入棺見京書知首擬箕城庶尹而以老親勿叙三百里外改望

十七日坐衙外東軒有僧自外而告曰小髡乃寶盖山所居寧上佐過西村十餘里之地有一惡火欲行龍陽之事上佐帝去林藪中上佐不肯從命仍打重傷小髡止之而又奪櫛擲杖恣意毆逐小髡棄行裝来訴云。推捉問之其人乃刑房廳秋雲之同母兄

而僧之言非誣罔決答四十徵出白粲一斗青銅一
貫以為救病時粮資
初三日曉頭子規聲帶雨而來西来後四年初聞
夢見横城金子常覺来愴然坐客舍行白日塲
初四日夕時前林有杜宇聲令人刮耳柳重振来見
山鳩巢於庭前槐木養雛已長時鳴款、吏退之暇
亦一開致夜見京書前宣川府使李萬枝以水原中
軍病死四月二十六日驚憐得趙定而書又受藥精
紙真梳令英禮灌水花草聽布穀
布谷早啼前林雨中亦一興趣夕時與細君共翫榴

花芭蕉從容坐翳林亭使奴摘瓜

初六日大賚與尚賚兄弟及閔叔擇閭家觀勅行午時勅使入來與延安見巡相及遠接使接使向余曰所經各邑所食腥腐不能近口今日床盤頗似京中所啖始知主倅之精神無處不到曰笑曰關西一路妓生衆多多有厭苦處矣房中屏風皆是畫女此亦可觀絶勝於關西妓生云、先辭入衙延安松禾谷山入新舍見之首譯李後絳晩來盛稱除茶啖之勞乘夕訪鳳山申僉知以裨將陪來見於鳳山下處歸路入谷山站舍治罪工房之濫徵新溪旗軍之罪夜

深還衙而朴慶萬金重諵留在見勅使別求請後兩
人出去鉄竹獨留使之出送遠接使求味食清升以
副
東山尹叔主不得奉拜幾至十歲容顔非復舊時而
精神尚旺從容叙話之際語及日本信使之行佐甲
倭人之名一一記憶非常人之所為不勝敬歎伊日
乃朴亮漢母氏周甲生日亮漢持設飡来食夕時来
于省達拜謁左議政大夫墓次及　公主山所宿奴
舍鄭衙周衙周得先來見夜久散去
西使曰白川有何見憚於妓生而掉頭莫敢受帖子

耶

初九日白川飢民三人来稱報德欲望粮資表裡

諭旨来到白尚友辭歸政院書吏洪晋雄